

通调三焦话五苓

★ 潘晨 (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 210046)

摘要:从历代医家对五苓散证病因病机及方义的论述出发,结合《内经》经旨,提出临床应用五苓散不必局限于蓄水证,凡病机属三焦气化不利、津液不布之证,皆可应用是方。

关键词:五苓散;病机;三焦

中图分类号:R222.26 **文献标识码:**A

五苓散一方源自《伤寒论》,由猪苓、泽泻、白术、茯苓、桂枝 5 味药组成。在《伤寒论》原文中共 8 次提到其脉证及应用,即 71、72、73、74、141、156、244、386 条。历代伤寒名家根据自己的体会对其病机及作用进行了不同阐述,这些不同的观点一方面促进了对五苓散证病机认识的不断深化,另一方面却使五苓散证的病机变得隐晦复杂。五苓散证病机历代多数医家均认为是太阳经腑同病、膀胱气化不利所致。有关教材也承袭此说:如高等中医药院校方剂学教材(1964 年版)提出“外邪循太阳经脉传入膀胱,膀胱之气不化为其主要病机”。第五版方剂学教材(1983 年版)指出“本方治太阳表邪不解,内传太阳之腑,以致膀胱气化不利,遂成太阳经腑同病之蓄水证。”同样,几乎各版的《金匱要略》也用“表邪不解,传里入腑,膀胱气化不利,水湿内停”来解释用本方治痰饮咳嗽病证的病机。

在各版的《伤寒论》讲义中,都把“太阳表邪不解,内传太阳之腑,以致膀胱气化不利,遂成太阳经腑同病之蓄水证”作为对五苓散病机的解释,比如第 71 条,“太阳病,发汗后……若脉浮,小便不利,微热消渴者,五苓散主之。”从表邪未去,太阳之邪循经入腑,影响膀胱气化功能,使邪与水结于下焦的角度点出了五苓散的基本病机。72 条,“发汗已,脉浮数,烦渴者,五苓散主之。”本条与上条皆为表邪不解循经入腑,邪与水结的蓄水之证。由于两条病机是一致的,因此本条也应当有小便不利之症,其治亦应当用五苓散化气行水。73 条,“伤寒,汗出而渴者,五苓散主之;不渴者,茯苓甘草汤主之。”本条是从口渴与否的角度辨五苓散证和茯苓甘草汤证。74

条,“中风发热,六七日不解而烦,有表里证,渴欲饮水,水入则吐者,名曰水逆,五苓散主之。”而认为本条是膀胱之蓄水重症,下焦蓄水上犯中焦而引起的水逆,故当用五苓散化气行水而治其本。141、156、244 三条,从太阳病误治的角度出发,论述了五苓散的脉证。386 条,“霍乱,头痛发热,身疼痛,热多欲饮水者,五苓散主之。”将五苓散的主病扩大到骤然吐利的霍乱。

《内经》云:“饮入于胃,游溢精气,上输于脾,脾气散精,上归于肺,通调水道,下输膀胱。”可见饮水入胃后,津液经肺脾输布周身而后下达膀胱,津液上承则口不渴,津液下走则小便利。《伤寒论》中第 71、72 条的主症是“小便不利”、“消渴”、“烦渴”,虽然津液不足也能出现这些症状,但单纯的津液不足证,饮水后就能渴止小便利。而此两条病人的表现是烦渴不止,饮不解渴,虽饮后而小便仍不利,这就说明水津的输布运行也出现了障碍,津液已不能上承下行。第 73 条的主症是“汗出而渴”,这是由于津液输布失常,致使水津但随汗出外泄而不能上承所致。第 74 条的主症是“渴欲饮水,水入则吐”。病人虽然渴欲饮水,但饮入之水却不得下行,随入随吐,说明水道已经不通,津液不得运行,所以水入即吐。第 244 条的主症是“小便数”、“大便硬”、“口渴”,这是由于津液输布失常,水津但能偏渗膀胱而不能四布所致,不得上承则口渴,不得内走则大便硬。在上述这些条文中,体内津液存在着相对或绝对的不足。不管是何种情况,津液的运行和输布都出现了障碍。成无己曾把五苓散证的病机解释为“水饮内蓄,津液不行。”其意思是饮入之水停而不

布,津液不行。并不是指因水湿之邪内停而致津液不行。成无己所说的“水饮”,指的即是饮入之水,并不是水气或水湿之邪。在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中的“饮”字多是指“饮水”,即饮入之水,成无己所强调的也是津液不行。其他如《张卿子伤寒论》所说的“膀胱蓄热,津液不行”以及《伤寒论直解》中所说的“脾不转输,水津不布”等,都是以津液不布作为五苓散证的基本病机,而只字不提蓄水。所以,津液不布是五苓散证的主要病机,而不必局限于蓄水证。

对于五苓散方义的认识,古代医家也论述颇多。成无己在其《注解伤寒论》中解释水逆条病机时有如下阐述:“里热少,则不能消水,停积不散,饮而水也”,“散者,取四散之意也。”在《伤寒明理论》中指出“苓、令也,号令之令矣。通行津液、伐肾邪,专为号令者,苓之功也。五苓之中,茯苓为主,故曰五苓散。”柯琴在《伤寒来苏集》中解释第 71 条原文时说:“若发汗后,脉仍浮,而微热犹在,表未尽除也。虽不烦而渴特甚,饮多即消。小便反不利,水气未散也……小便由于气化。肺金不化,金不生水,不能下输膀胱;心气不化,离中水虚,不能下交于坎。必上焦得通,津液得下。桂枝色赤入丙,四苓色白归辛,丙辛合为水运,用之为散,散于胸中。必使上焦如雾,然后下焦如渎,何有烦渴癃闭之患哉?”在解释第 74 条原文时柯氏说:“邪水凝结于内,水饮拒绝于外,既不能外输于玄府,又不能上输于口舌,亦不能下输于膀胱,此水逆所由名也……五苓因水气不疏而设,是小发汗,不是生津液,是逐水气,不是利水道。”五苓散可助脾气以转输,此种观点张令韶在其《伤寒论直解》中有如下阐述:“以脉浮在表,故微热;以脾不转输,故小便不利而消渴;宜五苓布散其水气。本方由茯苓、猪苓、泽泻、白术、桂枝五味药物组成,剂型为散。方中以茯苓为主。茯苓味甘淡,其性平和,且入肺、脾、肾之经,功能益脾气,促气化、泄膀胱,洁源利导以开泄州都,通治三焦水液为患之证,为补养渗湿之要药。辅以猪苓、泽泻、白术、桂枝加强健脾渗湿,化气行水之功。五味药物互相配合,以“令”水行,故称五苓散。

另外,在《伤寒论》五苓散方后云“多饮暖水,汗出愈”。对“多饮暖水”一句,古代医家或解释为助阳发汗,或解释为助阳行津,或略而不注,皆不得要领。此处“多饮暖水”的机理正是补充失去的津液。在《伤寒论》中凡汗吐下等伤津证,在饮水时,都特别强调要“少少与之”,并且有“饮水多必喘”、“饮水

多必心下悸”的告诫,并不强调多饮。其原因正是为防止饮水停积津液不行。在服用五苓散行津布津的同时再多饮暖水,饮入之水就不仅不会停积,而且会随饮随布,周身四达。正如补气宜配行气,补血常配活血的道理一样,在多饮水以补津的同时,也宜配五苓散化气行津。近代著名中医学家赵锡武说:“五苓散为中焦淡渗健脾之剂,能恢复脾的功能,使脾阳振而吐泻止,而小便始利。非小便利而后吐泻方止。多饮暖水,是补充失去之津液。”此处明确提出五苓散的作用机理是健脾而不是利小便,多饮暖水的机理是补津。

综上所述,笔者认为五苓散证的病机可归纳为“三焦气化不利”,五苓散的作用可归纳为“内通三焦,外达皮肤,通阳化气,行水散湿”(李克绍教授语)应较为全面。正是五苓散证的这一病机特点,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,可用于现代医学的各种疾病:(1)泌尿系统疾病,如急性慢性肾炎、肾病综合征、尿潴留、泌尿系结石。(2)水肿及体腔积液,如结核性胸水、肝硬化腹水、心包积液、脑积水、脑水肿、迷路水肿等。(3)消化系统疾病,如呕吐、急性慢性肠炎、肝胆疾病及酒精中毒性肝损伤。(4)神经系统病证,如头痛、三叉神经痛及偏头痛等。其他如心力衰竭、高脂血症、慢性青光眼等亦可辨证用之。

因此,无论何种水液代谢失常的疾病,只要符合五苓散证病机者,都可以考虑用五苓散治疗。诚如郭子光在《伤寒论汤证新编》中指出:“凡是津液运行失调引起的疾病,不管其疾病在什么部位,均可用本方加减取效。本方实际上是调节人体津液循行的方剂。”这也正是经方应用的精髓所在,伤寒名家陈亦人告诉我们“太阳病篇的多数方剂都与太阳病无关,即使治太阳表证的主方,也不局限于太阳病……”即,方证辨证既要掌握有是证用是方,又要掌握一方多证,还要掌握使用经方应不拘何经,关键是把握病机,善于加减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向国友. 五苓散证病机及主要新解[J]. 四川省卫生干部管理学院学报, 1997, 3(16): 182.
- [2] 赵含森. 《伤寒论》五苓散证新识[J].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, 1998, 1(22): 15-16.
- [3] 赵立波. 经方五苓散证的病机及其效用探讨[J]. 江苏中医药, 2004, 5(25): 49.
- [4] 中国中医研究院. 赵锡武医疗经验集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5: 78.

(收稿日期: 2008-05-27)